佛 慧 慈 光

佛慧明净日，除世痴暗冥。
——《净土论》

世尊示随色摩尼珠问五天王：“此珠作何色？”时五天王互说异色；世尊藏珠，复抬手展示道：“此珠作何色？”天王回说：“佛手中无珠，何处有色？”世尊道：“汝等何迷倒之甚？吾将世珠示之，便强说有青黄赤白色，吾将真珠示之，便总道不知！”时五天王闻言，悉自觉悟，欢喜礼谢。

白云野语：

《华严经》云：“譬如日出有照，生而盲者，因无眼故，未曾能见；虽无见，亦为日光所饶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益，如来之智光亦如是！”行者！你尝见把茆盖头的无壁无门窗么？满房满室只是风潮雨湿；然而，别以为那是寂寥凄苦，当那圣境现前，灵明智彰之时，包管法味无穷。所以，世间荣华富贵，只如随色摩尼珠，一味青黄赤白,总也依恃他力 不然,定必昏暗无光。

大德！惟世尊手内智珠，才真的不依恃外力，毕竟大放光彩，赐福娑婆众生；使得所有身心烦恼苦厄，悉皆消灭，永久沐浴于禅悦法喜的佛慧慈光之中。

是故,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,色不异空,空不异色；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大德！体取了！则智慧明了！无事不办，悉皆成就！

祖 智 辩 珠

珠不自珠者，要假智珠而辨世珠；宝不自宝者，要假智宝以明法宝。

——达摩

一日，般若多罗尊者要藉宝珠，勘验菩提达摩三兄弟；他指着宝珠问：“此珠圆明，有什么能比得上这个呢？长与次二兄弟都说：“是珠为七宝中最尊，无有逾越的了！”惟菩提达摩认为“此是世珠，未足为上，于诸宝中，法宝为最。此是世光，未足为上，于诸光中，智光为最。此是世明，未足为上，于诸明中，心明为上；此珠美明不能自照，要假智光，光辨于此，既辨

此已,即知是珠,既知是珠,即明是宝,若明其宝,宝不自宝,若辨其珠,珠不自珠。’又说“:师有其道,其宝即现,众生有道,心宝亦然。’尊者闻言,叹其辩慧。

白云野语：

无可否认，达摩才智超脱，根基深厚；其独特的思想，不为物质迷惑；其创造性见解，不为传统约束。他深深体取了佛陀的密意，在智慧的显露下，色心澄静，法性空寂；洵然，明佛心宗，行解相应，不愧为西天第二十八代、东土开宗初代祖师。

大德！如何不为世法迷妄？如何显灵智慧？祖曰：

“不睹恶而生嫌，不睹善而勤措，不舍智而近愚，不抛迷而就悟；达大道兮过量，通佛心兮出度,不与凡圣同躔。”

心 物 异 一

是心是佛，是心是法，法佛无二，僧宝亦然。

——慧可

中国祖禅心要，完成于智慧的构想，是哲学与艺术的综合创作；且看慧可乞求安心的故事，便是最好的例证。

慧可说："我心未宁,乞师与安！"

达摩说："将心来与汝安！"

慧可说："觅心了不可得！"

达摩说："我与汝安心竟！"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白云野语：

看他！在一张白纸上涂一笔血红，令人不禁惊心动魄；这种直截了当的手法，把点与线勾划分明。最技巧的是在血红的中间，绘上一道回归（逆喻），使人不为玄妙和幻谲所迷惑；在体取内蕴的静虑中，蓦然暴起一声响，提醒人们不可舍弃可爱的现实。

大德！迷时人逐法，解了法逐人，若无我执,逢境不起,睹物不动 正如达祖所说“是非是者，我自是而非是也！非者我自非而物非非也!”识得此理,即知心与物是异是一,兀兀真如，无毁无伤，无滞无碍；在“水泳意游”的凡圣诸境中，将是自由自在的大自在人！

心 识 作 用

圆同太虚，无欠无余，所以不如。

——僧璨

三祖僧璨大师，自领悟了佛法僧三无差别的圆旨，更透彻罪性不在内、外、中间，而得无生法忍；如是，于三十四年中在邺都化导四众，依皈无算。而后，韬光混迹,变易仪相,或人酒肆,或过屠门,或习街谈，或随厮役,其时有人问“师是道人,何故如是？”祖说：“我自调心,何关汝事？”

白云野语：

根尘相触而成为识，诸法生起全在乎心，

舍识舍心，无一法可得；惟不取不舍，方始入于不动真如妙境。故三祖说：

“究竟穷极,不存轨则,契心平等,所作俱息；狐疑尽净，正信调直，一切不留，无可记忆。”

在禅和的思维中,把握得住,灵明妙智不迷 自然,烦恼就是菩提,无明就是般若,心识就是涅槃。所以，三祖的信心铭中说：

“至道无难,惟嫌拣择。”

又说：

“欲得现前,莫存顺逆,违顺相争,是为心病。”

体取现前，是禅和修习目标，如何体取现前？惟有莫存顺逆之心！

无 心 不 缚

一切诸法，悉皆解脱。

—— 道信

四祖道信大师，十四岁现沙弥相，参礼三祖，乞求法要“：和尚慈悲，乞与解脱法门。”三祖反问“：谁缚汝？”师答“：无人缚。”三祖说“：更何求解脱？”师闻言，当下有省悟。

又问：“如何是古佛心？”三祖说：“汝今是什么心？”师答“：我今无心！”三祖说“：汝既无心，诸佛岂有耶？”于是，师尽息诸疑，承受法要，是为四代祖。

白云野语：

无缚真自在，无心真道人，耽于禅海中的行者，本来就是冀求做个自在的真道人；舍此，尘影幢幢，充满了迷离扑朔，洋溢出幻谲玄机，在身在心，浮游沉溺，永无宁日，不得清净，不啻观赏镜花，捞取水月，认幻是真，自缠自缚，长久困惑于这个堪忍的花花世界，承受诸苦的折磨，承受业感的报应——

这就是可悲复可怜的有情众生。

大德佛陀在《宝雨经》中说："此妄心如幻，忆想分别，起种种业。此妄心如流心，生灭不暂滞。如灯火，有众缘始现。如电，刹那不停。如虚空，只在有客尘烦恼为障。"识此妄心，悉由缘生，息诸缘起，自然无缚。

智 风 精 勤

有情来下种，因地
果还生，无情既无种，
无性亦无生。

——弘忍

大满弘忍大师，童游时遇四祖，祖问：“子何姓？”师答：“性即有，不是常性！”祖问：“是何姓？”师答：“是佛性！”祖复问：“汝无姓耶？”师答：“性空故！”于是为祖所赏识，引度出家，后传衣法，是为五代祖，嗣化于破头山。

白云野语：

是性本来空寂，众生无情无相，所谓常与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无常，正如人人本俱佛性；然则这一大事因缘，宛若幻云蔽日，欲得云消日现，惟有智风精勤，才能由妄入真，由迷转悟，坦荡荡地发露无遗。

大德！如何是智风精勤？所谓智风，就是发挥智慧，使其作用；犹如大风摧动，遍扫层云，使得太虚清净，大日当空，尽显璀璨光辉。所谓精勤，就是继起不断，犹如逆水驾舟，桨不停息，行舟才不退让，而达理想境地；舍此，日不当空，舟随急流而下，纵然空中有日，亦不得其光辉照耀，江流有舟，亦不得登于彼岸。

是故，是性常非常，一切唯心造，无染无执著，空性无差相。

大德！性空也未？智风精勤！

识 心 分 别

般若无形相,智慧
心即是。

——惠能

五祖问能大师：“汝何方人？欲求何物?”师答：“弟子岭南新州百姓，远来礼祖，惟求作佛，不求余物。”祖说：“汝是岭南人,又是獦獠,若为堪作佛?”师答：“人虽有南北，佛性本无南北，獦獠身与和尚身不同,佛性有何差别?”五祖闻言,衷心欣喜,后传衣法，而为禅宗六代祖，广弘祖禅大法，接引上大智之众生。

白云野语：

虚空世界,尽揽山河大地,日月星辰,以

及正邪善恶诸法，智愚贫富众生；举凡形色现象，其实只为识心分别，因法我缘起性空故亦如佛《境界经》中所说：

“法身不动,不生,不戏论,不分别,宁静也！不可见，不可闻，不可嗅，不可味，不可触 如镜中见诸像,随诸众生,种种信力,示现种种身。”所谓镜中花，水中月，空中鸟迹等，无不是‘色空空色’的皆空境相 所以,六祖大师在“一阐提人也有佛性”的感悟之下，而完成‘自性’的至高见地,使得六代之衣法,非卢居士莫属！

这就是般若形相，表现于智慧的心识之下。

一 片 残 缺

本无知缘者，心量
与知同。
——牛头法融

融禅师隐居石室时，有百鸟衔花之异。有一天，得遇四祖道信，引祖归庵所，但见虎狼来去，祖乃举两手作怖畏势 师见状,不屑地说:"犹有这个在 ?"祖坦然,反而问:"适来见什么 ?"师无言对答。少顷,祖于师之宴坐石上书一佛字，师见状，竦然不敢就位，祖便肃然叱道:"犹有这个在 !"师罔然,不知所措。

白云野语：
认大海之一沤，不如探讨白鸥离去时的

爪痕。求援疾驶的舟航，不如抓住一片残缺；瞄准了日出时的方向，挥动自己的两只手，游去！游去！朝向那生之彼岸，益勤精进！

大德！那一沤之不可能取，何异于白鸥之爪痕？那疾驶的舟航，绝多数是忽视了浩海中的一条生命 所以,那一片残缺,依之,仍不失为是一件救生的恩物！当然，加以运用的自己的双手，游去！游去！自然有到达生之彼岸的一天。

水能噬人，亦如虎狼之可怖，人生泅游苦海，时刻为虎狼所包围；舟航之可赖，亦如石上画一佛字，桅上挂起趁风的帆，顺则优悠自得，逆则岌岌可危。是故，不如抓住一片残缺！

发 挥 智 慧

非但是僧？佛来亦不着！为何？无有止泊处。

——鹤林玄素

素禅师居鹤林寺时，有僧问："如何是西来意？"师答："会即不会，疑即不疑！"又说："不会不疑底，不疑不会底！"

白云野语：

人的知解，是在"是"或"否"，入流者的知解，多了一份"名相"，难独耽于禅境的行者，舍知解而沉浸于"探讨"中，像天空飘忽的云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